



詩經說約

十五之十六

□ 12
3315
8



口 12
3315
8

詩經說約卷之十五



季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舜余訂

新田冲齋

文殊
文庫

小曼之什二之五

曼天交威敷于下夫謀猶回通何日斯沮謀臧不從玉臧覆用我
視謀猶亦孔之攷

賦也曼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通僻沮止臧善覆反邪病也
○大夫以王威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曼天之疾
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自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疏義遠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

詩經說約

卷之十五

詩經

昭和十一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氏贈

麟按集傳用叶于封反。疏義使人入字。即經文我視我字。集傳視其其字。即上文使王。王字。○字彙用又叶以中切。音庸。易乾初爻。多用叶潛龍。列子天地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古義沮讀如組。終古。翻與土俱。慶韻從用。印久韻。印趙順光云。當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淪淪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疏義淪淪相和訛訛相詆者。面相和而背相詆也。同而不和其

慮深矣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

輯錄謝氏曰。習俗如以亦甚可哀。

太全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底叶都黎反。古義支韻。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

造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鄭箋猶圖也

嚴緝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卜筮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成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外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麟按黃文裕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夫孔多也誰敢執其以此

謀之所以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以文裕又曰誰敢執其咎所謂不行不道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所謂坐謀所適也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于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告猶之猶叶于救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道叶徒候反古義省韻○沈無回曰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猶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木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象如彼筮室于道諫是用不瀆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瀆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

能有成也哉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鄭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孔疏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

微猷與秩秩太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本帖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必自法盤庚殺越

人于貨亦同

麟按不潰于成謂成其室也不得于道可見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庸或艾如彼流泉

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靡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

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

者焉有謀者焉有庸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

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及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庸艾

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以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既義或聖或否言是非明著可見也○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

矣能用哲謀庸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

矣○聖人之德五者咸備以則人各有其一德○按書庸艾哲

謀聖蓋以五行為序故與以不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

故告之於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

多而有哲謀庸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

多而有哲謀庸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

言經詩經 卷之五 終身

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
 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
 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
 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
 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
 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審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
 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
 則便文以叶韻耳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
 夫豈皆否者哉
 講意廢止即上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國論不受之意也或聖或

否言雖未必其皆聖亦未必其皆否而衆言之中固自有聖人
 之可從者矣靡盬是飢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聖哲五者皆
 是人之善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
 六帖貌恭則氣象嚴整聳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人順故大
 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
 無不通故聖○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啟沃哲者
 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不者可以範威儀而備
 顧問矣○如彼句就賢入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
 屏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乃淪胥以敗乎敗謂國事也○徐士彰曰朝廷之謀議閔社
 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襍議故治河之

詩經詩義

卷十五

五

詩經詩義

言終言終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蓋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
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
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
禍孰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麟按六帖止否無謀為一叶艾敗為一叶然集傳止否一叶無
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否集傳叶補美反無集傳音呼
釋文疏義木全俱大吳反釋文又云靡無韓詩作靡謀猶無
何疏云王肅讀為撫喜吳反大也無天有言少也謀集傳叶
莫徒反艾讀如字○字彙謀切音枚胎始也撫又晨胡切
音呼大也巧言亂如以撫同艾牛蓋切音礙然此以人治為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兀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
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
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
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
詞也

疏義惟其感之而不知不斷之為善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
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以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
可避也
六帖張叔翹曰莫知其他固是指喪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
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小雅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雅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不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曼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與之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通解言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昔之先人乎見物既然人不可以不然也

麟按此與集傳說二四句既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興四句者非是○天集傳亦斗鐵因反先人二人則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毋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求不可以不恐懼也時主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以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嚴緝今日壹專也壹醉專務醜飲也陳氏曰富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

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

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豐城朱氏曰齊則慤肅聖則通明慤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

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

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

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通解敬儀且須潤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

麟按集傳富叶筆力反又叶夷益反

○中原有葛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爾子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赤眉蠅蠃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葉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

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

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疏義庶民采之言民也采也似之使之似已也○此章既以

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大全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半蜂不就土中

為窟謂榑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祀變成已子嘗

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榑音榑祝

詩經說約

卷十五小雅

維翰居

音呢

麟按各物疏法言云頤鈴之子磴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此章以四句興三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集傳采叶以禮反負叶蒲美及似叶養里反古義紙韻

題波脊令載飛載鳴我時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忒爾所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鄭箋題之為言視睇也則飛則翼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

行也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入而自暴自棄者乎

通解邁與書邁種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彙征之征同當訓進日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

麟披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然在原當主行則搖此處主飛則鳴也

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填寡空岸空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真同病也岸亦鰈也韓詩作犴鄉亭之鰈曰犴朝廷曰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空岸獄今則空岸空獄矣

言王不邱曰寡喜臨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妻之甚。

孔疏素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尚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太全坤雅曰。素尾有三種。青質者。甯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額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驚其羽者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野。野胡也。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不帖空字。字意與糾糾葛廢。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麟按。握粟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窘之甚。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墮也。輯錄謝氏曰。温温而恭者。謙和之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

太全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温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麟按。始補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四句亦謂它人戰戰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上言災。延無妄。而謀之於神。則畏途局脊。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取法于恭人。小心故。

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終置勿道也。○啟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嚴
教子之上。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
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
之憂矣云如之何

與也弁飛附翼貌鸛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
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雁憂也○舊說幽王太子
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鸛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
我獨于憂則鸛斯之不知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若然而慕也

舜跖法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戒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
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毛傳鸛卑居卑名雅鳥也

釋文卑本亦作鴨同音匹又必移反

孔疏鸛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以其名鸛而云斯者語
辭猶兼彼蕭斯苑彼柳斯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知物故以起興

大全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
罪矣以其所以不同也然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
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寃之
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

詩經卷之五 小宛 十一 賦 上

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以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解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謂獨得罪于父而憂也。

麟按言羣飛安閒。則無一驚之不安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于罹。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與之義。○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

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歧。音異解亦同也。但始巧言末章。例則謂通章一韻者。當以斯提罹伊之為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起為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興也。跋周道。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跋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意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吾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怒為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有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如疾首。頭痛。量巨。

悉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

○

言之怒身如搏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哀也
疾如疾音憂之而至於病也

麟按集傳章叶以苟反搏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皆叶就首字
也古義有韻

○維親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與也素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醬食具
謂梓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

氣末屬也離離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素梓父母所植尚
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安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
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

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孔疏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主所樹素梓○人體皆

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
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相連屬離者謂所離靡言稟父

之氣歷母而生也○此太子為父所故耳非母故之而并言母
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疏義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
麟按集傳母叶滿彼反在叶以里反我辰安在魯詩世學作我

辰曷以必附會也古義紙韻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有淵萑葦淠淠擊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漚，深貌。漚漚，衆也。屆，至也。寤，也。施彼擗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漚者，淵則雀韋漚漚矣。今我獨見棄遠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也。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鄭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勃生雀韋言大者之勃無所不容。

嚴緝言物皆有所依也。疏義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六帖四十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麟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轉觀集傳各

用是以字可見。○屆，大也。叶居氣反。魯詩世學叶居倫切。古義寘韻。

○厥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唯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字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厥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唯亦知求其妃。此今我獨見棄遠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孔疏：高宗形自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雉鳴也。雉鳴而自其頸，故字從佳。句以雉言雌，厥不言牝，厥言足遲為得之之勢。

獸是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疏義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

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不帖壞木無枝即殺伊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
人之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成人尚或埋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投兔奔行道埋秉執隕墜也○相彼彼逐而投又之
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成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
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兔
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呂記王氏曰兔見追逐而投人人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
得辟進劉氏曰兔為久四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

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嚴緝行路之在人初非親識乃或埋之使免暴露

疏義以不忍之心興忍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賤起興也
麟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說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
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不然詩可以怨非
其指矣且信說字在下章尤不可露○集傳先叶蘇音反

○君子信說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荷矣新地矣
舍彼有罪予之仇矣

賦而興也醜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借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
其理也仇加也○言王惟說足聽如度醜爵得即飲之曾不加
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說者之情得矣伐

不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安。梓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與也。孔疏酬酢皆作酬。以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賓者所奠之。奠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眾相酬也。以喻得說即受而行之。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禾而言。荷是畏朱。倒而荷之。明荷其巔矣。荷者倚也。謂以物荷其巔。奉也。析薪而言。施。明隨其理。施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他以此他謂他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他加也。

疏義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亦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醕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乃受而不舍。如石投水。泛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間。全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醕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伐木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麟按集傳。醕叶市救反。荷叶居何反。他俱叶湯河反。古義醕究宥韻。荷他他歌韻。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矢。我躬不閱。遘此我後。

詩經卷之五 小雅 六月 莫高匪山 莫浚匪泉 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無逝我梁 無發我矢 我躬不閱 遘此我後

賦而比也。少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怨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諛語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述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遘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象之。以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嚴緝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

由以言怨屬耳。垣牆者。將窺伺意嚮而為說也。我已彼。說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說人不已。將敗我家國事故。謂外人無道。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措後事乎。

大金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深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摠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空白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說。意者。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道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
委婉處周宗既戒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為危言以激之也
君子無易由言耳焉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為微言以
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由言未便是廢
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麟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此大意言
莫高匪山則空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深匪泉則空無人得
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
聽之無所權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以于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
字有假借而實為正說也○末為決絕亦是望之之極處非是

怨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主娶於申生太子空自後得褒姒而感之生子伯服信
其讒黜申后遂空自而空自作以自然也序以為太子
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
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入於此怨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感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
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大全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攷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詩。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以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然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然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怨然無情也。怨然無情者視

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空自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忝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無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夫傷於說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麟按集傳前後以且辜憮為一韻五六以威罪為一韻威叶紆胃反去聲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蕤恍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依尚書作畏。古義且

大全聖音即韻注曰疾也

麟按此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飲叶共與印叶八句凡四轉韻盟叶謨與反長本上獻叶真良反也盜言孔甘二句注雖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為一串語氣須有斟酌○有疑則盟屢盟字當與信字對又注云不能已亂承亂庶幾也也作與賢者屢盟為長○以謫為盜疾之甚也長暴飲各煇上字義映帶佳止共止字盡心竭力之意○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

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也

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為反覆興此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鄭箋以四事者言各有可法也因已能忖度說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孔疏說人為讒自謂深密必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馳疾之役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知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猷故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闕宮曰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彼奕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

子監之乃依法制也。木道治國，禮法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延隱，其迹或造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則極者，謂甲犬也。犬有守犬，甲犬故辨之。

麟按以章象跡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說人，而語只平敘。犬段六義亦是後人看出，各自不必古人。以先與後比，硬為一體。拘也。但守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不應。故判前為興，而判後為比耳。今武不能遠信，以說亦當於詩人雋永。另進一解，若窓蠅鑽紙，了無出路，即讀書一事，且沒交涉。○集傳獲叶黃郭，反古義藥韻。

○在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竹言，心最難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巧言如黃顏之厚矣

興也。在染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竹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在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竹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乃言如黃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疏義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一言有誠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以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興。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狗以為容逢，迨以為悅巧言也。

增釋吳師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頽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類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說人之情以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說人之狀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恰乃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

麟按孔疏乃為言語結構牽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嚴相應和亦通○集傳樹叶上主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吾吳中方言數或讀如黍是與樹叶也又古義樹數磨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舒瘍為微腫足為腫猶謀持大也○言以說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腫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說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既與居之後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釋文麋本又作潛舒才謙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
孔疏言此人脚脛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腫之疾也然則脚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居下濕之地生微腫之疾疏義為惡者弱黨惡者實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辭

不全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六帖以章玩朱傳居河之滑三句是一意既微且極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二意言之然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亦只空臺慶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錯經解義讀者自當融會本旨不容固滯

麟按此章亦以通章為一節疏義大全階叶居溪反幾叶居希反是也伊幾叶亦在兩何字之上六帖以與小舟首章俱以兩何字叶者非是○此章以二句一節讀則四段俱是卸之之辭注中雖無奉勇之雖字及是必有助等非語氣也然河滑微極特為形容以見賤惡亦非實事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攷未敢信其必然耳

孔疏蘇念生之後成十一卒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念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

言終言終
卷一五
蘇公亦為卿士矣

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簡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以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謂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賈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麟按集傳艱叶居錫反

○二人從行誰為以禍胡述我梁不入。噫我始者不知今吾不我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從也。言甲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

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信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不全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

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以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噫我乎

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

之所以不見其人者以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

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噫我。不必無譖已說。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

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

詩經卷之五
五

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諧我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肉。反古義真韻。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麟按集傳。風叶乎惜。反與燕氏。穆如清風。同。南叶尼心。反與燕燕。遠送於南。同。古義侵韻。

○爾之安行。亦不違矣。爾之亟行。皇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肝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易曰。肝豫悔。三都賦云。肝斲而誥。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真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急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逝梁之時。說麟按。舍集傳叶商居。反字彙一音舒。古義魚韻。注引肝斲而誥。誥。告也。通作野。而語誤。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

若不知其為諧矣

麟按易集傳叶以支反字彙下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與此叶同我祇二字與祇攬祇字同
音支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
如鴉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
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
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
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
誠不我知而諧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孔疏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
注云壎燒土為之犬如鴉卵釋樂云大壎謂之詛音叫孫炎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壎燒土為之犬如鴉子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迥曰大箎其散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
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小師注鄭司農云箎七孔蓋不數
其上出者故七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
豶以詛射頑攷叔者豶即豕也豶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
豕犬豶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
盟詛之法也字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

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
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
既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
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僂闕詛諸五父之衢
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
一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一而言出此
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殽行出犬
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故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
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殽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
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
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豕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

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豕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
用牛哀十五年在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殺以盟孔悝者
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
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膳云若盟則以王
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柅荝哀十七年在傳曰孟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
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
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
子友之牀子友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麟按輯錄周禮既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此又一說○陳祥
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太事必盟而成詛詛以詛

過注而或為得來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
身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狝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
病而不見其形也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愛不正直

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
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而反側之心也

釋文蜮一名射土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蟹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云一名射
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

先以瓦石投水中全水濁然後入或曰會沙射人皮膚其瘡如
疥是也

太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
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
真責譏人子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
也故蘇公絕之於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

著其譏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
俾我抵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以悔
悟更以善意從我固以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

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既試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本帖小舟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道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今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計暴公之為父，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言，不過極之丁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其章為疑，其章為諷，其章為責，失詩意矣。章中胡

遊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語，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語之如何，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心不來而願望其來，皆設為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堯箴以謀國言，此便是如實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兩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誑之，斯即指此事也。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美兮斐兮，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此也。美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遺說。

蘇軾詩集卷一 蘇軾詩集卷一 蘇軾詩集卷一

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詩言內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其錦以此說人者因人之小過而歸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芥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麟按埤雅錦文如貝孔疏錦而連貝知為貝之文也注似從孔

氏貝大者或至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採盤故可與小文

為對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咬今修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也咬修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

則大張矣造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閔也

釋文咬說文云張口也

蘇傳咬修皆張也

嚴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大全安成劉氏曰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麟按謀集傳叶謨悲反魯詩世學莫皮切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見也緝緝口舌般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

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

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輯錄解頤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

飛往來而自得也

麟按信集傳叶斯人反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真勸

捷捷幡謀欲諸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貌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則固將受女然好諧不也則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下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以意是深惡而幸其甚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以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而失度其狀如也

本全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以勞

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好草結韻天人真韵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凡彼諧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臭

賦也再言彼諧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諧之人物所共惡也臭臭夫也投界臭夫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必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繼衣惡惡如巷伯

孔疏豺虎若不肖食當擲予有北大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臭夫自制其罪豺虎之食又棄御之東物非有可釋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輯錄界竹與也。說文豺狼屬狗，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

太全東萊呂氏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

麟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第，孔疏一段，鼠是

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昊。集傳首四句以者謀虎為韻者

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也。五六句以食北為韻，北讀如迫也。七

八句以受昊為韻，昊叶許候反也。

○楊園之道，衛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有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衛，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

官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衛于畝丘，以興

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諸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

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平后本字及大夫果多

以說廢者

疏義楊者，近水之木。宮下隄，故楊園為下地也。者，出其上也。畝

田之龍也。丘如田龍，故曰畝丘。○申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

故以為興。

六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

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

麟按：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衛于作

詩裨益，則其意尚伏于言外，以賓主語互見也。敬聽又是是聽

意興亦在四句截。○作為此詩，從我說敬而聽之，從彼說故不

句不可作一貫。○丘集傳叶法奇反，字彙又叶牽奚切。賦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易渙，四文渙有丘匪夷所思同。古義支韻。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焉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玉而日見之空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麟按遭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讒晦翁本不甚信後說末章注又曰諸始微者而將及大臣以偶泄古解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以朋友相慈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誦

疏義風雨相誦所以興維予與女也

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六帖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

麟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女義語勸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實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

不復存者也。

鄭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復存也。

嚴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疾，郭璞云疾暴風從下上。

也頽暴風從上下也。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講意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吝之意，興意亦到四句止。

麟按集傳懷叶胡隈反，古義反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茂，無木不榮，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此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

然猶無不必之草，無不榮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

習小怨乎，或曰興也。

麟按首二句，始大德中，二句，始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

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此，不屬興也，或說非是。○集傳萎叶於由

反，怨叶韻，未詳然六帖以鬼萎怨為韻，則魯詩世學怨叶於隈

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收。○古義亦叶仄韻，從魯詩世學

○古義又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

也，妙要亦本孔氏。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也蓼長大貌，我，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

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蒿而已，以此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此於是我乃言

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麟按興必有焯應然後作轉化無焯應即轉故另轉同而興此

異也若以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

得其養等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此矣故曰

興此皆足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始樣補入則

為改此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

調瑟

○夢蓼者莪匪我伊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此也蘇壯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

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痺病也

嚴緝蔚馬新蒿也蒿之尤龐大者也○郭璞曰無字者故曰杜

散○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以舉蔚以言

蒿之龐大耳

○餅之罄矣維興之取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此也餅小異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資於

異而壘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異之取猶

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

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

也○孔疏郭璞曰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蘇傳餅小而疊大使餅至于糜者疊之也

嚴緝解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

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室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

流義餅以泄之疊以蓄之二者交相類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以疊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

不取其義於餅疊之小大也如在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

以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以疊喻晉亦不亂小

大之義也

通解重子為父母所資上

麟坡集傳以叶舉里反與恥為韻也然麟意即以矣叶耻似直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復育也顧旋視

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

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通解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鞠字

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絕言我身

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疊山謝氏亦曰生

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此可想也及觀孔疏曰

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則又明白而無疑矣

拊拊循也疏義曰史記拊循其民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

載

是也。翰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謂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寢喜，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育也。鳥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顧，旋視也。孔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謝氏曰：父母行，而見不隨，則回顧之是也。復，反覆也。嚴氏曰：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離舍是也。腹懷抱也。謂父母於子，不能一時離舍，或出入無往而不懷抱之也。古義鞠育，育復腹，屋韻德極，職韻。○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麟按：注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於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鄭箋：民莫不穀，言民皆得養其父母。疏義：山高，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輩無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疏義：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講義：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以特歎其不知人耳。非至此方言其不得終養也。

麟校集傳弗叶分事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晉王良以父死非眾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又如此

大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不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良痛父非命隱居教授十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啼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奕篡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良一事以見詩之感又如此必如是然

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因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咏者如陟岵鳩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鳩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自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

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因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蒙我之所

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歿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饒蓋喻有林棘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興也饒蓋貌饒熟食也林曲貌棘也棘為也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

下民也港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饒蓋饒則有林棘也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嚴緝綫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陸縣西南

麟按有饒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澳意禮蓋盛黍稷食者曹氏曰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饗蓋以水洗飯

是也雜記吉祭及賓客之七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

謂牲之半體七長二尺○興理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承周道言之也饒訓滿則不平棘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直未改其物而盛衰損異是以悲也○特牲古人祭用牲也

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棘。喪。七。以葉。雜記曰。杜以葉。長三。尺。喪。七。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七。以戴。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此。據。注。牲。體。之。七。也。又。禮。書。云。詩。于。角。弓。既。醜。皆。言。其。觶。于。天。畢。與。七。皆。言。有。味。則。七。之。制。非。徒。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濶。如。俗。馬。蹄。力。然。○疏。義。適。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公子。諸侯之貴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且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麟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子也。杼。太全。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柚。詩緝。董氏曰。卷織者。集傳。東。叶都郎。反。空。叶枯郎。反。與霜。行。為韻。也。來。叶六直。反。疾。叶訖力。反。則與采薇。林杜。一例。

○有冽。汎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歛。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汎泉。穫。艾也。契契。憂者。也。憚。勞也。尚。庶

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獲矣而復續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孔疏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巡曰水泉從獨出名曰沈獲讀如獲稻之穫薪當於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刈者刈之也

疏義此以愛物之心與愛人之○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惜之人而致願望之詞也

六帖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久力不盡久財皆可言息

麟按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詞以又與一體○集傳載亦叶

節力反與不輸爾載同也古義薪人真韻載息職酌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之子燕燕是衣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之人也

祭祭鮮威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燕燕是衣言富也私人私家阜

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

羣小得志也

孔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隴非在

朝之人也

呂記王氏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絕功自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實也

嚴緝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

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麟按此章亦上下各四句為一截上對說下就西人申說也舊

作上是賦彼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集傳來叶六直反服

叶蒲北反為一韻來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為一韻字彙服又

叶蒲北反音勃寤寐思服之子無服采采衣服侯于周服俱同

表又叶渠之反音音錦衣袷裘同試又叶申之反音詩古義來

服職韻表試支韻

或以其酒不以其糞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濂監亦有光

豉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韜韜長貌璫瑞也濂天河也豉隅貌織女星名在漢荀

星豉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糞東人或與之以韜然之佩而西人

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濂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

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冠冕而言惟天庶乎其恤

我耳

木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

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

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夫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詩經

卷十五

經籍

經籍

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朝朝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適如以然，則貪富勞逸之不均，吾將焉想哉！亦惟類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繖女之七襄，其亦所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以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麟按：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既以漿亦是酒，類漿入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醕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故豐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又青青于佩，不言佩色也，則此蕭蕭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紱者。以詩自不以為長，而止言魚已盡天澤，以下皆無聊怨望寄託之詞。古義遂通作瑞，鄭云以瑞玉為佩。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扶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晚，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故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白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白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自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看我何矣。言天亦無看我何矣。孔疏：車而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故開也。言開，言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啟明。康，續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又東方有啟道，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以

亦何曾能有故續乎。又有棟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之用乎。

歐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俛我營作。

嚴緝李曰：啟明，即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

長庚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麟按：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無四星耳。據孔疏則啟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今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恪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

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

二句實非一時。茲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

疏理會亦妙。○報章，毛傳曰：反報成章。然按上章注報我，即當

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注無言金水二星者，以彼

形與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庚，集傳叶古即反

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上陽八庚亦本轉用。

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

若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

批北斗既不可以極酌酒漿而箕引其吉及若有所吞噬也西
揭其柄反若有所扼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
人而見困其怨之詞也

麟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
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大微北晉
書云七政之權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已見
前巷伯註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乂胡寧忍之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止數之箕已建未之月也此
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

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得非乂出悖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乂胡寧忍之也皆無所歸
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呂記王氏曰先祖匪乂乎亦人爾則不家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疏義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

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
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麟按予集傳亦叶演女反古義謹勸

秋日凄凄百卉具彫亂離瘼矣其遄歸

興也。凄凄涼風也。卉草靡病。離憂瘼病。莫何適之也。○秋白。凄
凄則百卉具靡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鄭箋具猶皆也。

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呂記東萊曰。秋曰冬。猶言秋時冬時也。

疏義。靡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
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
故以起興。

○冬曰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粟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
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
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以說則。却似賦
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以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疏義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殷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
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
慼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
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
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嚴緝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以以人不如物變與也

麟按如上說以不變炤變可知炤不可知兩意雙關然變為充較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指指玉言○集傳尤叶于其反古義支韵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純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有牙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國則反了不可依

麟按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集傳有亦叶羽已反古義紙韵○據疏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章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俱反興也

○匪鷄匪鳧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鷄鵬也鳧亦鷁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鱸鮪大魚也○鷁鳥

則能翰飛矣。天。醴醢。則能潛。進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釋文。鵠。字。或。作。鷩。

孔疏。說文云。鵬也。從。敫。而。為。敫。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鷩。

孟康。漢書音義。曰。鷩。大鵬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此草木亦與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與之。

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比。

為賦也。

麟按。觀輔注。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

山有蕨薇。隄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櫞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收銳。皮理錯。皮好。薺。生山中。

中。中為車軻。○山則有蕨薇。隄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疏義。此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棟。音色中。為車軻之中。去聲。

輯。錄。軻。車。之。牙。即。輶。也。考。主。記。注。輶。牙。也。以。為。輪。之。周。抱。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通解。患害之逢。無地可避。但能發摠哀痛之情。於歌詞之間。而

已。

麟按。集傳。哀亦叶於希。反。古義支韻。○禮書考。主記言。凡。操。牙。

則。牙。操。牙。為。之。矣。六。考。其。輪。崇。其。一。以。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

寸。矣。牙。亦。謂。之。圍。亦。謂。之。輶。亦。謂。之。輶。行。澤。者。以。輶。行。山。者。反。

輶。

四月兮章章四句

小東之升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可經說約卷十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六

本倉顧慶麟纂述

常熟楊 昇孫訂

北山之什二之六

涉彼北山言來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也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太夫行役而作此詩自

言涉北山而來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

王事不可以不動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釋文借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

麟按集傳母叶蒲彼反古義紙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詩經說約

卷之十六小雅

一

賦詩

賦也。薄大率循濱。臣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
從事獨勞也。不序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
厚如此。

疏義大夫行役。而然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
指夫執政者而言。

通解大夫字。賢字且依本文說。

麟按集傳下後五反與王叶。賢下珍反與濱臣均叶。古義下土
摩韻濱巨均賢真韻。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

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替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

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

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

經營四方。故獨見在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麟按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集傳二句亦本毛傳。

然毛氏因隸四牡彭彭。王事傍傍二句之下。故可云彭彭然不

得息。傍傍然不得已。今為總注。而但增二也字。即繫賦也。之下

兩然字。虔既不可作點。以兩也字。句又近禿。與殷殷然痛也。句

亦同一未皇簡點之失。○集傳彭叶鋪郎反。傍叶布光反。彭叶

鋪郎。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故以

太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

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

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麟按後三章俱各二句緊對發議為妙○集傳行叶戶郎反古

義息國職勸牀行陽韻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遑偃仰或王事缺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報也缺掌失容也言事煩勞

不暇為儀容也

孔疏傳以缺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缺掌然不暇為

儀容也

增釋缺掌煩勞失容之狀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若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

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

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敬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遑于家

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

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陳

遠勞動

麟按此輔注所謂緊對發議之略也○集傳議叶魚羈反古義

酒召有韻。義為支韻。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紙自麤。弓無思。百憂。紙自戒。公。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紙。適。疾。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麤。適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

孔疏言將扶進者以木車須人倚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推也。疏義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語相呼為興。大全慶源輔氏曰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通解百憂較重在役之勞苦上。

六帖言百憂之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

說通何氏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麟按疾字集傳無叶。大全劉氏曰當作痕。與瘡同。音貧。及然據

字彙。疾都禮反。又叶音貧。反音民。即引此詩為證。則亦不必云

當作痕瘡也。且字彙亦無痕字。今按古義。疾。武中。翻。趙順光

云多我觀瘡之瘡。即此字。石經作瘡。俗按瘡瘡。所以有民音者

古文如昏昏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

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疾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

豐氏本作痕。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類。

興也。冥冥昏晦也。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辭出也。

通解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此所以無思百憂也

六帖類訓不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心全向此處芥蒂只見有以一事也

麟按集傳冥叶莫迥反古義迥韻

○無將太車維座雖兮無患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呂詒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麟按如王說則集傳雖重雖各有二音然以去聲為正○今俗諺謂重亦曰累陸然語意則只如云自累自家也

無將太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荒野二月朔吉載離寒暑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地名蓋遠戾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朔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

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早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孔疏以言故而又吉故知朔日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呂記朱氏曰其毒太苦謂憂之甚

輯錄謝氏曰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昭臨下土空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

通解此詩大夫自傷及役而因戒僚友作也

麟按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起念在彼感傷在己即伏末章然

共字偶同不必謂即靖共共字大全謝輔說皆非也即謂共人

為敬恭之人亦是微詞不然豈有既稱其恭而又戒之以不可

不恭者乎但恭人比勞人畢竟不同則不均之感亦在讀者會

天意可也章十二句亦當四句一截集傳野叶十與反古義摩

韻○照 武廟諱今文通作昭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事云其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曷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物吉也庶衆憚勞也曷曷勸厚之

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

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勸勞而不暇也

麟按此章集傳只至六句止後四句不注者因上章之文也憚

之訓勞亦木毛傳解與大東憚人供音丁佐反同嚴緝多之云

設是也○云憚我猶言勞我暇集傳叶胡故反字彙音五張字

于東京賦因秦官室據其內庫叶作雜之制我則未暇賈誼服

賦止于半隅貌甚閒暇異服來恭私怪其故俱同古義遇韻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事云其采蕭獲叔

心之憂矣自謫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是以反震賦也與援感必語遺戚憂興起也反震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以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若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以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麟按以章集傳亦至十句止感集傳叶于六反字彙音足古義屋韵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以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蘇傳有以勞於外則必有以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為常

嚴緝戕曰式用也

木全壘山謝氏曰靖如有靖自獻之靖共如温共朝夕之共通解靖共二句言當敬職而且親賢也正直是助是去助正直使得以行其志馨其明長意式穀與汝是永保厥位意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以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韵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淵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殺也。淮水出，宿湯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泚，善懷，思允信也。以詩之義未詳，王氏曰：樂主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以而急反，聞者愛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孔疏：鼓擊其鍾。

嚴緝：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

大全：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通解：泚人君子，指文武成康之盛主而言，懷允不忘，如實勞我之心之謂。

不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矣。

○鼓鍾喑喑，淮水泔泔，憂心且悲，泚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喑喑，猶將將。泔泔，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麟按：曰其德不回，下又曰其德不猶，意已漸出。集傳：喑，叶居莫反。泔，叶賢鷄反。古義支韻。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泚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鼗，太鼓也。周禮作鼗，云鼗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泔泔，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主之荒亂也。

嚴緝：憂結於心，為之妯動。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攷土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鼗鼓，設事，則字亦作鼗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

人又云：以鼗鼓，設事，則字亦作鼗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

四尺。○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

麟按集傳磬叶居九反古義尤為。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備。

賦也欽欽亦磬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

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舞也備亂也言三者皆不。

備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欽樂則是而人則。

非也。

通解上三句言今日樂音之和猶古之樂音也下二句言今日。

樂舞之正猶古之樂舞也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之樂相諧。

所謂純如也不備今言三者只是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意所謂。

變如也以雅不備言歌雅歸於雅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備。

言歌而歸於南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箏不備言箏舞歸於。

舞如萬舞有奕。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

麟按此篇各章俱在三句截同音合四者是筦竽俱兼鐘則為。

五者以鐘亦堂下也然鼓鐘句只領頭不入亦得箏擊舞者觀。

簡考左手執箏語可見也集傳南叶尼心反借叶七心反古義。

侵韻。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

蘇氏之說解之味敢信其必然也。

太全新矣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

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此
 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茲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
 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
 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
 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
 固當然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
 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淡言柚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我黍稷與我稷翼翼我
 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容貌淡羨慕也柚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
 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安

安坐也禮曰詔受乃蓋祭祀蓋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
 神坐而尸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
 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其宗廟之祭故言羨慕之地有柚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
 乎蓋將使我於此執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
 酒食以饗祀要侑而介大福也
 鄭箋說言楚楚棘言柚互辭也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
 孔疏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
 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又言喻多明非實然以為酒食者謂
 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盥以獻此至於尸酌以酢諸
 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

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
得大大之福也○初尸入祝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
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性注云朝事延尸於
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
方升坐於主北為即郊特性曰舉牛角詔安尸注云安安坐也
尸始入舉奠寧者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
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
呂記少年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
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二飯注祝
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嚴緝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興詩以棘配茨及青

鍾以棘為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棘刺郭
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入北棘朝鮮之間謂之棘
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輯錄筮尸用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
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儀禮特性侑飽後然設主人
酌酒獻尸
太全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
通解古人泛指如下章維禹甸之非指先祖言也饗祀就神言
安侑就尸言祭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以章尊藉酒食言
講意享於祖考之前祀于宗廟是方奠安侑是既奠

言統言統
卷十六小雅
上
嚴緝經

說通首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黍稷以未獲言倉庾以已獲言

麟按名物疏云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前則為灌及朝踐。○郊特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於室坐尸于堂注云謂朝事也。○疏又云妥侑當饋食之節。○禮書云羨定詔於堂然後迎主於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為俎則載合亨之孰而簋簠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於廟門之西及其人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六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接祭。○大祝云辨九摯以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為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送尸令鐘鼓右亦

如之。○鄭氏云食大各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集傳祀叶逸織反侑叶夷逸反福叶音黠太全叶筆力反。○詩雖皆以三句為一連然此篇前三章語意亦多有參差不齊者此章一二三四五六俱二句一連不必言我倉至酒食以饗至景福似各三句一連也。○鄭司農云尸次尸更衣俎

○濟。○澹。○絜。○爾。○牛。○羊。○以。○往。○絜。○嘗。○或。○剝。○或。○亨。○或。○肆。○或。○滌。○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澹。○言。○有。○容。○也。○冬。○祭。○曰。○絜。○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

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瑞。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疏曲禮下曰。太夫濟。士澹。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澹也。亨謂煮之使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

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特作將。釋宮云。閑謂之門。李巡曰。閑。廟門名。孫炎曰。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

宜出廟門也。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坊在廟門外之西。以王祭之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以祭當在門西。大夫擊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

呂記王氏曰。凡祭。禋。求諸陰。燔。求諸陽。索。祭。求於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坊而

祀事所以孔明也。又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嚴緝主人自慙而通之趨音促。○錢氏曰濟、澆、大夫士從君率牲之容也。○或剝內饗之事或烹亨人之事或肆外饗之事或將小子之類之事。

疏義牲體則陳之殺則進之剝亨肆將皆潔牛羊奉豕嘗之事而皆蒙濟之澆。一句則無不敬也。○皇大也君也言神來而處尊位。○以章專主牛羊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慶源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通解按周禮祭祀之聯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以以推之公卿亦必有人也。

講意剝亨句自洽牲言肆將句自薦牲言祝祭雖言求神之誠亦欲其饗是儀物也神無形故曰皇是來格意尸有象故曰饗則嗜其飲食意。

六帖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

麟按繫牛羊繫字注無明文自孔疏以下多解作潔至六帖說通始云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然未知孰是句理連斷則呂記與講意頗明大約豕嘗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疆一截然孝孫句承上起下也集傳亨叶鋪即反枋叶補光反明叶謨即反饗叶虛良反廣叶祛羊反。

○執饗踏踏為俎孔碩或燿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饗，竈也。踏，踏，敬也。錡，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酢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莫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編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毛傳：饗，雍饗，廩饗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氏：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邊豆，古者於旅也語。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胙，字又作後。

孔疏：祭祀時其當執饗，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于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膾而得禮也。○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少牢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鼈七，與敦于廩饗，廩饗在雍饗之北，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兄弟燔從與燔燔同，則賓長肝從與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莫莫，清靜而敬至者，言由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為豆，甚多若簡，疎不恭則不能也。以豆實則海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塗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

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
 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
 羞其羞則稷餌粉餐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膳豕臠皆有藏
 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后夫人所
 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者以后夫人總
 主之故也古者於旅也語御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呂記坊記于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
 以教教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滌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內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
 掌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

為俎孔頊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
 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頊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
 洋乎其可識矣

嚴緝立氏曰為俎謂載牲體于俎

疏義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饗之人而皆蒙階階二字也語執
 與上章同○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特性迎尸止祭之後
 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尸皆酢酢畢主人獻賓及眾
 賓宗人公有司又獻長兄弟眾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眾長
 兄弟及眾賓長各洗觶為加爵嗣舉奠弟子舉觶於其長為旅
 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徹俎賓出卒度卒獲言無不合
 于法無不得其宜也○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饗者無

不敬以將事如以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此童通以俎豆獻酬之事言

通解以章駭要在階階莫莫卒度卒獲等意大畧似周頌清廟但言有事於宗廟者之敬而主祭者可知也為賓為客不重華戒意大意言所為之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以耳其實不重在始之為之猶上為俎孔頌為豆孔無大意言所為之俎甚大所為之豆甚多如以耳亦不重于始之為之也此要在當祭時言獻酬四句就賓客上說但細今之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卒獲如笑不至矧語不至吳執爨三句是一套事君婦二句是一套事為賓四句是一套事神保三句是一

套事

講意獻酬交錯是獻尸之後而道飲非謂祭畢而然也神保就尸言則禘考在其中即補神格意攸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

麟按集傳踏叶七略反頌叶常約反炙叶涉略反莫叶木各反庶叶陟略反客叶克各反度叶徒洛反獲叶黃郭反格叶剛難反為賓四句雖通解云一套事然是兩句一連也○馮嗣宗曰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梳斲木為四足而已夏曰楨中足為橫距之象殷曰楨如枳楨之曲梳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掌房其長皆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肱與脅為七體以上古之禮也二

曰薦爛謂體解而爛之又分豚解為十一體以湯爛之而不全
 熟以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爛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
 鼎重煮之升于俎以近代之禮也俎由鼎而升有九鴽禮牛一
 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
 鮮腊則為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
 又去其二則為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
 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
 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太夫士之所以
 別也○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
 脯常先於醢醢常亞于魚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
 胃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

腸胃之長及俎拒膚則乘之又曰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
 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
 所隆也

○我孔熯美式禮其愆工祝致告俎齋芬苾芬苾神嗜飲食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既既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
 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也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以
 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報主人曰
 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
 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
 報之以其類也少牢設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極于天。空稼于田。看壽萬年。勿替引之。以大夫之禮也。

呂記善其事。曰。工本。毛傳也。李氏曰。善于為祝者。

嚴緝此章述飲福之事也。

疏義式禮莫愆。言事有始終禮無間斷。○上章繫牛羊者執饗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是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少牢。嘏辭承致多福之承。猶傳也。來女孝孫之來讀白。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為證。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饗。既生既教。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繫爾牛羊之文也。
麟按。式禮莫愆之式。鄭箋亦訓為法。孔疏遂分祭也之法。與禮儀。茲者。然董氏曰。式。用也。東萊華各皆從之。似董說較近矣。于祝致告。此受嘏時。祭禮將畢。非既畢也。下章于祝致告。方是畢時。孔疏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下章于祝致告。則告利成事也。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以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孝祀無不備之物。禮容無。

不善之儀故報之亦必備必善是謂以其類也孝祀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如幾孔疏曰言須而即得不遲也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略同如式說通曰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敏多也六帖曰言備足不必欠恰似有箇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般則文定更勝矣百福之說衆善之極講意曰積處事說本疏義脩身齊家治國之云也然如以則得與百福有別故可從集傳愆起中反與孫叶以章十二句皆二句一連四句一截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俱位工祝致告神具饗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戒告也但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也致告

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宰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鄭箋具皆也載之言則也尸即神者也神醉而尸護送尸而神歸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奠豆而已釋文譌所六反起也

孔疏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即神者也神醉而尸護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

也神無形故尸象鳥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奠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奠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未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疏義祭則燕于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異姓賓客不可與燕故

歸其俎

太全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且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周禮太司樂曰尸出入奏肆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胾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

以祝豆蕙及姑姊妹之俎。宴於房。所以親親也。

通解燕私。正中庸所謂燕毛之禮。以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以二句之中。因其親骨肉。尊賓客也。或云當于慶

徹。句下即補臨俎。以尊賓客意亦通。

講意告利養之成者。安孝子之心也。

六帖。但登孝孫之位。是者孫主祭時醢尸之位。孝孫得位之位。

是即未祭時分列之位。戒訓為告。即告終之意。

麟按集傳。戒叶訖。力反。告叶古。得反。為一韵。止起為一韵。尸歸

遲。私為一韵。凡三轉。時說孝孫以下。今四項。然亦以二句為一

連。四句為一截。神保即尸也。然只送尸而神歸者。神以尸為

體。尸歸則神亦歸矣。備言燕私之備。亦是具意。孔疏云。其諸公

兄弟。當之使。皆備具是也。燕私。毛傳云。燕而盡其私恩。宜為分

析。集傳本以此言或語辭。或作凡既備矣。言與之燕。似亦可也。又

集傳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疏義本作往阼階上。以少牢語

證之。疏義本較合。馮嗣宗曰。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

古注以楚茨之詩為思古明主。故多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為述

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以傳云奏肆

夏未知所出。效之儀。禮太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

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畿內公卿。此外諸侯。或亦奏肆。夏

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止。無可據。說朱子此篇之傳

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牢饋食禮。少牢饋食

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皆利成。後祀入尸。謾主人降。三

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皆利成。後祀入尸。謾主人降。三

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皆利成。後祀入尸。謾主人降。三

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無鼓鐘送尸之事故特
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
奏肆夏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怒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于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
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
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
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
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于子孫孫當
不廢而引長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
堂以北則今其東為房西為室以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
而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西南各有廟
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
之遺衣冠祭時則搜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
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
以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
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木帖至恩旁洽太和泳行故燕私之樂為受祿之本綏者保定
孔固之意○神嗜木句柳楊者正是今歌前祿後祿慶○曰飲
食兼誠敬壽考兼福祿有其舉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敢舉惠

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上數
 車稱福，單指公卿一身，通不及子孫。循此一着，在末章燕私稱
 慶內，所謂百尺竿頭，又進一步，窺見警策。○諸父兄弟，昔本一
 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
 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為，冥冥之
 中，寧有鑒茲歡悅，而不降保定之養者。樂具入奏，以緩後祿，此
 殆實理自然，非僭謾也。

麟按：此說善矣。然亦略本講意，曰後祿者，對廟中所受之祿，而
 言正。下文使君壽考也。引長，勿替，則受祿于壽考者，又將受祿
 于子孫，是謂後祿之緩。神嗜以下六句，不是重複，乃與燕者申
 言其事，以寓已頌禱之意。正詩人巧處。猶云：我輩亦願其如此。

也將受後祿而緩之。將字須認，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慶卒之
 意語氣亦略與將字同，非戒辭。○說通亦云：曰後祿者，對祭時
 受福者彼為先，則以為後也。壽考已，然事順者，物理威儀之不
 差忒也。時者禴祀蒸嘗之不愆忘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俱
 捷。○壽考，壽且考也。見鄭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固
 是兩項。蔡注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集傳奏音族與祿叶慶
 亦法字，反與將叶飽補苟反考去九反與首叶盡子忍反與引
 叶四轉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我備所
 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

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連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
德威政修何以致之
輯錄失子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
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翼翼莫莫卒度卒獲
式禮莫愆齊稷匪救者威儀之盛以德盛所致也倉庾之
積牛羊之繁俎豆之碩庶飲食之必均者物品之豐以政
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而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
交神明則為妥侑為絜嘗以之連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
曰也壽無疆曰萬壽攸猷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
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駟之馭王路記

王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其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
楚茨也

說通通詩廣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
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
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乎獻以後祝
致類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
于祊是初祭祭神之時特牲索祭祀于祊是也潔爾中
羊剝亨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
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
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尸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
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

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性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熯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宰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牲所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宰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廣徹是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廣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休食徹之，是也。燕私到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宰人阼俎，豆及況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昉昉，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界也。理者，處

其溝塗也。畝，墾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以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以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以南山者，水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于是為之墾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西，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孔疏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由。六帖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易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以其水則遂

達於溝，達於池，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淺，備旱潦，順地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南東其畝，或東或南，紛然不一，所謂疆場綺錯，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

麟按：疆理解諸家紛紛各為一說，然兩我字自始，曾孫則疆謂為之大界者，謂正其經界，大界語也。理謂定其溝塍，則是細料理其五溝五塗，五溝者，遂溝、洫、澮、溝、澮，五塗者，徑、畛、途、道、路，亦包小大合內外言之。疏義獨指十夫之溝百夫之塗，以當定其溝塗，則是掛一漏餘，斷不足據者也。若太全安成劉注，豐城朱注，又判五塗為我疆，五溝為我理，復與定其溝塗語不相類。句統曾孫兩田說，下南東其畝，就一夫所受說，然推于各井類，然亦是統同語也。南東其畝，注疏以下俱無成解，獨集傳云畝

龍也，而引長樂劉氏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語詁之亂為確然，但恨後人不理會畝字，謂以防，不遂解劉氏語云其遂水東入于溝，則恐或溢而南，故南其畝，以防之。其遂水南入于溝，則恐或溢而東，故東其畝，以防之。此等謬戾，蓋始疏義，而後遂相沿，牢不可拔。雖以黃文裕徐文定之書，皆不能推其原委，致使經傳本明而講疏輒誤，殊不知畝制龍者，即後篇甫田注稍稱龍草，龍盡畝平，龍字彙云龍同龍是也。蓋古者田非正方形，畝間一步長，一古步，其畝之法，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于其畝中，其畝間之土謂之壟，後取以壅苗根，則壟盡畝平，耐風與旱，既曰畝而又曰壟者，謂畝中之高處，漢書陳勝傳，輟耕之壟上，顏師古注，壟上謂田中之

高處字彙。壚。一曰田埒。田中之高處皆謂壚也。其遂東入。云云。同言為田之法。故考工又言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可見其遂東入于溝。則壚必南向。以對着遂。其遂南入于溝。則壚必東向。以對着遂。壚既對遂。則畎必對遂。不言可知。是畎通于遂。而遂通于溝。一縱一橫。為順承勢也。若謂畎以防水。則遂之上已有徑矣。畎安施乎。又畎濶一步。積而百畝。亦一百步。仍正方也。而遂周其外。一夫所耕相遂。東瀆則南。其畎相遂。南瀆則東。其畎亦是于三者之勢。或居其一。不是一夫。而二勢兼有也。至一步六尺。而廣尺為畎。二畎三畎。故畎字或作剛。或又作畎。象其形也。壚間畎中畎亦三尺。是一步六尺矣。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畎言其畎。或叶韻耳。畎既

訓壚。而解如上說。亦是對畎言畎。而非百畝千畝之畎。微不同也。以此說自余為文徵始。備其解。今更詳之。○周禮注畎通水之小圳也。田一夫之所佃也。一夫之田百步。其間有遂。以通水。田首之通水者。倍于畎。則廣深各一尺。而名曰遂矣。禮書注古者邦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壚中曰剛。剛上曰伐。伐之言發也。周禮疏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代也。俱足相發。○又禮書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剛。則剛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畎三剛。一夫三百剛。剛從則遂橫。剛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則溝從。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曲折。不足以殺其勢。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

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亦見禮書。是余定其溝涂之解之証也。匠人曰凡溝必因地勢防必因水勢。又曰凡溝防必一日先濶之以為式而不更言涂。禮書亦曰溝成則涂立。涂立則防立。則意皆謂涂即防。遂之防遂之徑也。不必別立畝以防之。尤明矣。涂莫不於徑然容牛馬足以為固。國語司空視涂欲察其脩否。雖兼謂五涂徑在其中也。子常往云如世解當改作遂上有防。然鮮據。即周禮溝防別有所為。以畝當之。斷非矣。亦是而未暢其說。并詳之。季本讀禮疑圖注一畝二畝之說曰一夫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畝方十步。積百步。今以縱長百步。橫一十步。故有二畝三畝之說。蓋六尺為步。三畝三壠各廣一尺。適得六尺也。畝而頭盡處謂之遂。遂上有徑。即今田塍

也。畝而頭即匠人所謂甲首。壠即匠人所謂伐也。甚覺明于掌果。又引仁山金氏說曰古所謂畝濶一十步長百步。即今種巨麥者作甲。麟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麟向南向東。現水土之利也。亦自曉切。不知象義。本全何肯不載。集傳向徒鄰反。田同因反。兩字叶。畝蒲彼反。與理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以雰雰。雪貌。霡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孔疏。至于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霡霂然。以接及澤。既已優洽。

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

嚴緝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蘇氏曰瞻仰解曰優多也今日渥浹洽也

既義雨雪以時歛戢發有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大全中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霽霽雨欲微而潤故言霽霽

通解優有餘也渥厚漬也○此言半膏之饒洽非雨澤之饒洽也然半膏固自雨澤中來爾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界與也○言其田終饒

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惟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人家丁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基布廣野彧彧成文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以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舉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安成

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麟按集傳或於通反與翼穡食叶年泥因反與賓叶

賦也。中由田中也。道酢菜也。祐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
公。由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
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道。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
之心也。

孔疏。周禮場人。祭把共其果。菘是祭必。有瓜道矣。醢人。豆實無
瓜道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嚴緝菘羅之上。敬曹氏曰。菘淹菜也。今日是剝謂以刀剝。不削
治之也。是道謂以瓜為道。淹漬之也。方其削治未定。為道。故言
是剝。及已淹漬。知是道。故言是道。

疏表道不止瓜舉此為例耳。

六帖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透際瓜熟。故薦之。蓋秋嘗也。非

薦新之謂也。左氏曰。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神明。禮曰。凡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
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麟按。子由云。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集傳本
以此。然蘇尤簡直。知為兩對。集傳瓜。攻乎反。道側居。反與廬叶。考
孔五反。與祖枯叶。則當在三句。載以下三章俱同也。○集傳酢

菜之酢音醋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烹于祖考。執其鬻力。以啟其毛。取其血。筋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鬻。鬻之屬也。騂。赤色。周亦尚也。祭禮。先以
鬻。鬻。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鬻。刀。有銘
也。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鬻。以承

奠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
 奠。灌用酒。奠鬱合也。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
 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
 蕭。合糴蕭。凡祭。慎諸興。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
又釋一費
 陽之義也。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孔疏箋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牲。言從是相亞之辭。
 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也。臭陰達于
 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
 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享人。然

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若
 牽牲入廟。內。懸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鬯力以判之。以下
 文乃云。執其鬯力。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
 地官充人云。頒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
 也。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
 鬱。養之。以和。也。郊特牲云。謂臭鬱合也。是也。魯人注云。醴。釀。和。為
 酒。香。倍。暢。于。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稱。也。而。用。之。故。鬱
 亦為酒也。鬱。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殺。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
 之用。而鬱力之貴貴。其義也。殺和而後斷。是中節也。楚語。射
 父曰。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
 者曰膏。故曰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韋昭曰。明。不。因

故是也。膏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凡脾膏，燔燎升，皆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臬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發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躬執鬻力，以告牲，牛之毛，豆薦其血，蕭蒸其膏。○王氏曰：執其鬻力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也。○祭義注：鬻于碑之屬，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輯錄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凡其馨香下達。○陳氏曰：灌之禮，以羊璋為瓚之柄，用王之氣，亦是尚臭也。又曰：既奠，謂薦熟之也。

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尸內，而共之。熟，祝先酌酒奠于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炷，止以時也。馨香，即黍稷也。以天子諸侯之禮。○記燭蕭，合鍾彝，兩執同鍾，鄭馨香同。

六帖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舉也。故毛，凡血，凡膏，凡香，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凡膏，以為升臭之用，以時猶未燔也。燔在奠熟之後，故求神于陰，首句是也。求神于陽，尚不在此章內。

麟按集傳考亦去九，反與酒牲叶。刀毛，管自相叶，亦在三句截。是烝是亨，芬芬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不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芬芬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嚴緝烝粢祖妣不必以為烝嘗之烝

六帖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然後迎牲也執其鬻力三句是

用牲于庭也是烝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是烝是享此正既奠

升奠之事薦熟之謂也專以清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句只

用以求神着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下章獻尸所用酒

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至耳

說通烝而進之享而獻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明叶諫郎及通章下韵然聚陶云三句

截上○是盡事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六帖案盛瓜蒞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長耳

無有先後意

俶彼甫田歲既千千我不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遼南畝或

耘或耕黍稷疑疑攸不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俶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

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上之法也我食穡主祭之人也陳舊

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遼往也耘除草

也耕雖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

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留根壟盡畝乎則根深而

能風與旱也疑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

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為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

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以詩述公卿有田祿

昔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甲祖之祭。故言于以木。由歲。凡萬畝之
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
委。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
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
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
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鄭箋。歲凡十千。於井由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疏義。攸。攸。正。舒。曠。之地。可正息之處也。○管仲云云。出。小。止。

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不暱。蓋市井子商之子。習為狎暱。
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本尚實。○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
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入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
幾達於衆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以

通解。獨勞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因以諭乎衆也。此亦說詩
之辭。不甚重勞。只勞者勞之之意。蓋有年雖出於天。而致有年
則由於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于畝。而坐享其
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故進我髦士。而叙其沾體塗足之勞。
以勞苦之耳。若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且
此勞之。但管今適南畝。以下。或作通承。非也。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反。年。叶。泥。因。反。畝。叶。滿。彼。反。

各五句一韻為一截又一體自古有年句斷屬上文注起下者
 泥孔疏古今相對之語也。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云々。本前漢食
 貨志。苗葉以上言既長也。稱鉏也。壟。愈水反。漢書作墾。音類謂
 下之也。孔疏作墾。培也。備培也。附根。即籬本也。能。即耐字。太全
 又引漢書云。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
 也。亦可証前南東其畝之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祈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梁同。由禮曰。稷曰明。梁。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
 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周禮所謂羅幣獻禽以祀社。是也。臧。善慶福却迎也。田祖。先高

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
 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
 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
 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孔疏。春官。肆師表。盛盛。告潔。注云。稷。七穀也。則六穀。總為稷。天
 官。甸師注云。稷。稷也。唯以稷為稷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
 總名。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社者。五土之神。
 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之子。曰句龍。職主
 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祭四方。
 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龍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

亥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
 黎由禮言歲禘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禘以秋成報
 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
 太牢以獨言羊以會句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
 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上言黍稷之盛而以言齊羊
 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罝致禽以
 祀被注云坊當為方敬之誤也獮由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
 豳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
 鄭駁異義引大司馬五地之物云以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
 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
 亦在秋也郊特牲注云先晉若神農春官禽章注云田祖始也

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
 穡謂之先晉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豳雅七月也
 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呂記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峻歿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
 為樂祖也

疏義羅罝致禽以祀被羅罝句羅網也罝止也以網捕獸也蓋
 而網止則獻所獲之禽以祭四方之神也蓋秋獮之禮如此○
 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因報成而知有
 賴於民如此則又當祈年而為農夫計矣是蓋一時之祭而報
 祈之意具焉者也○此章言其春方社田祖之祭如此
 增釋許氏曰此傳田峻與經三章田峻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

言○又曰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祀則祭五土之神而以
百龍配非祭天地也

麟按句龍之官亦為后土是后土有三也頗雜○集傳明亦叶
謨即反慶亦叶祛羊反亦五句一韻為一截與上章同○純色
為犧當是牛犧牲之意○名物疏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
某武王禱名山太川曰有道曾孫周主發是也饁餉攘也旨美
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

者於是以備與也○備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見其左右之饁
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
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
於其事也

疏義以申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皆適南畝之
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勤農之意也
輯錄陳氏曰先儒以治兵為外事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
事也○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
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
為不甘美無不知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

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

六帖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秬之饒

說通此章即首章之今適南畝而又提起言之

麟按集傳五叶補美反有叶羽已反歛叶母部又與下章俱兩

句一連然俱于六句小截現注理自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

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

慶之求車以載之轉處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穎農夫之慶而得之

是空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

興

鄭箋求千倉以慶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於人喻前也

嚴緝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日代檀傳曰種之曰稼歛

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以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

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今考經有二次

牆有茨楚者茨皆為蒺藜以如茨與瞻彼確矣福祿如茨為

屋蓋茅茨非蒺藜也○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

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

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

載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

疏義以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既穡一句報以

介福則介稷黍穀士女之云也。六帖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能淳和而安田。故意以祭時欲微惠于神以報之。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慶亦叶祛羊反。稼庾解紛當如嚴緝如茨只言密比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為輿梁木全梁輿語較勝穹隆者滿起之意皆望而擬之者也。

甫田四章十句

六帖此詩諸說紛紜。不過要將前兩三章推時。酒月次第相因。故為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為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

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澗刻異態。不可拿捏。拘非拘。以時月為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報賽之勤。二章說折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為省菽省獲。都無不可。何必瑣瑣傳會也。此說詩全要體會大旨。圓融活脫。則觸處康莊。若拘牽局促。泥滯舊聞。雖展腐齒。活終不出葛藤窠臼矣。講意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以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

為農也。以所以來大田之祭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也。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

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

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

所欲。以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鄭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

畊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

孔疏以下經始說畊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

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可宜五穀。所種司稼云。掌

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

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不地之利。是也。故引月令并

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畊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

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言田器。則耒耜所用。故彼注云。

鋤其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

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

嚴緝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疏義庭訓直者。直則茂。曲則生不遂矣。農夫勸敏而得黍稷

茂盛。如以用之。以順曾孫之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

故用力致。以順之。一章地廣而餘畫畊種之功也。

麟按稼與戒叶集傳亦滿彼反與事報叶穀干雉反碩常約
反與若叶則首二句為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為一截依韻轉折
無疑也通解講意俱欲到六句截非是六帖謂通章一韻亦未
確既備乃事虛置藉併截正乃事之實也故可作一截以明
乏之事播厥三句又一截以播之之事○今歲之冬具來歲之
種戒來歲之事以本蘇子由說也其實當是言舊歲之冬具今
歲之種戒今歲之事○以碩說苗即大學莫知其苗之碩字
今解大學者多似言穀不言苗亦誤○據魯詩世學以農夫報
工之詩本由公說也世學又引子由詩傳謂為東坡其失于簡
點如此○碩字既作常約反而與若叶則大學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亦自相叶也古諺無不叶韻者

○既方既稟既堅既好不穰不秀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
擇田沮有神秉界炎火

賦也方房也謂乎申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草稂童梁
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賊皆害苗之蟲也稗勿末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
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
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
中設火水邊掘坑且焚且壅蓋古之遺法如此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齎好矣而無根莠擇種
之善民力之事所致之

釋文蠹字亦作或說文作蠹子蟲木又作蚌爾雅云隨以食為名

郭云皆蝗類也

孔疏以_二童承上_一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_一卓音為造訓為成也文在堅上卓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卓也舍人曰根一名童梁郭曰似秀是也仲德之語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莠似苗也卓是未堅方文又在卓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谷時也米生於中若入之房舍然也乎者米外之粟皮故經者一乎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衣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月甲乙注云物之乎甲始生謂開以乎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乎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

故云盡齊好矣_一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

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李延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

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獸故曰蠶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蠱也陸璣疏云螟似

字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蠱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說云蠱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騰蠱哉一種蟲也如言

殺賊姦究內外言之耳故據為文學曰以四種蟲皆蝗也實不

同故分別釋之○蟲災之盛植者亦食以耕者備甚故舉以言

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申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卓既卓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可剪刈曰好

詩經說文 卷之六 小雅 賦類

嚴緝闕官種稗殺麥傳曰後種曰稗疏曰後種後穀以其遲晚故勿種也

疏義去稂莠在久去蟲蝗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以○姚崇事開元四年○二章苗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也

輯錄董梁之梁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害苗之草今其土力害苗之蟲戕其根株

麟按集傳曰子苟及好許苟反與莠叶三句為截膳與賊叶二句為一截大常委反與稗叶三句又一截亦依韻轉折○稂

解餘見曹下泉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稗以有不及

賦也滄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威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由者方生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由今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由也穡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以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穡禾以有不及歛之穡束彼有遺棄之禾把以有滯漏之禾穗而寬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解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始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孔疏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管注云以秉謂禾盈手之秉昔穡各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掌客注

云米未之秉管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米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十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嘗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復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稱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嚴緝彼處有不獲刈之幼禾○長樂劉氏曰皆錄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也而無寡享其餘利

疏義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

通解彼此謂彼處以處兼公由私田寡婦乃民之無告不得受百畝之田與八夫之列者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然

事注使字當音

麟按此與下章俱在四句截上四句一韻下五句另二韻務集傳音齊大全才計反嚴緝音劑是也六帖此與下章俱作通章一韻似無據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種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禮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壯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呂記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社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

孔氏所謂略舉三方以為韻句是也。

踈義來方禋祀來禘祀四方也。語倒如此。○章首四句與甫田

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

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歛之時也。○賽者報豐年禱者祈

稟福。○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祈也。

轉錄吳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首稱曾孫

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太人安成劉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以為農夫相告。○臨

川王氏曰。田峻至喜。喜其趨獲事也。

通解來方來字即來止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歛而已。又

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麟按曾孫來止農夫之言也。以其婦子農夫之與也。最要得注

中於是此其字分明。集傳兩祀字俱叶遺織反。福叶筆力反。與

楚茨同。

大由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和。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由四篇即為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

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

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由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

稟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

詩經說約卷十六終

